

故园春色

□ 李彦(加拿大)

九岁那年，偶然注意到，妈妈的书架上摆着一套精装的《鲁迅全集》。于是，每个星期六在家独处的那个下午，《故事新编》《朝花夕拾》《彷徨》《呐喊》《野草》，宜或不宜地，就统统进入了儿童视野。

谁知光阴似箭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才终于能够亲临大师故里，捡拾童年梦中遗落的花瓣。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我带领一队加拿大教育家赴华。京城数日，马不停蹄。座谈之余，引众人到圆明园踏青，在断壁残垣中感慨惊怆；到利玛窦开辟的宣武门南堂，与中国信徒们同磕共拜；也曾于月明星稀时起身，陪几位兴趣盎然者一路小跑去广场，挤在入人海中看升旗。虽疲惫不堪，心底是快活的。

浦江畔停留数日，其繁华迷人，自不待言。此时有人宣称，更喜沪上的奢靡舒适。但多数人坚持，仍偏爱京城的悠久文化。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在新天地浏览时，都被咖啡吸引住了，仅有教育局长自愿随我去参观“一大会场”。本不期望他能理解什么，没想到吃惊的却是我。

“当年古比共产党成立之初，也是中途转移到船上完成的，和中共的经历巧合呢！那时的毛泽东才28岁啊！这十个人年轻人，都是富于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。”他轻声感叹。

校长们皆为首次来华。“真没想到，中国竟然和我们脑子里的印象截然不同！原以为满大街站着都是头戴钢盔、手握冲锋枪的军人呢！”

完成任务，送走了老外们，才得以轻车简从，直奔水乡绍兴。下了高铁，坐进出租，伴着口若悬河的司机进城，只听其一路指点江山，挥斥方遒。到了宾馆，45元。给他50，不用找了，却是死活不肯要。豪爽的，不仅是司机。餐厅里，一份雪菜肉丝面，仅28元，竟端来满满一大瓷盆，足够十人的量。还说，都是这样的。奇了，江南水乡，怎一副梁山做派？

天亮后出行，过沈园而未入。沿墙外潺潺流水，径直去了故居。老台门内外，皆是举着小旗、戴旅游帽的同胞。挤在人堆里，迫切地寻找着记忆中残留的温馨痕迹，猜测那可是少年豫才睡过的床榻、捧过的药罐、阿长摇过的蒲扇、四老爷吸过的水烟袋。

正自遐想，耳畔却响起一片恼人的噪音，容不得我怀旧感伤。身后站了个口气轻浮的导游，操一口浙江官话，对伸长了脖子发呆的看客们，大谈周氏兄弟不和的桃色传闻，恰似进过城、见识过砍革命党头的阿Q，对未庄的男女们卖弄其渊博。

七弯八转，好不容易在一间偏僻狭小的院落里，寻得了安宁。粉墙黛瓦，木雕窗棂。老旧的店面不大，四壁挂满了缤纷的绣品。沈姓绣娘端庄清秀，脂粉不施，黑发挽成髻，腰系月白裙，飞针走线。抬起头来，目光中凝聚的，分明是祥林嫂的温顺与沉静。

村里女人都会绣。家中三姐妹，从小跟随母亲学艺。白日里照看鸡鸭鹅，夜晚轰进笼子里，就点灯绣花。来老台门里摆摊，有十年了，都是自家姐妹作品。现在的时光嘛，当然比小时好多了，能吃饱肚子，付得起房租，还供得起阿毛读书。知足了。当然也有忧虑啊。近两年，电子绣花产品冲击市场，很厉害，一尺见方的绣品，三幅才售百元。而同样大小的手工绣，一幅则需580元。你可摸摸看，手工绣出来的，和机绣的就是不一样，对吧？

门楣上方，青光的暗影里，高悬着一幅水墨凤荷。一眼看中了，便要绣娘攀高取下，拂去框上灰尘，细细包扎好。绣娘惊异，蛾眉上扬：那是姐姐的作品。好几年了，挂上去后一直无人问津，连我都忘记了它的存在。

踏石问路，步入“咸丰酒店”，在装潢高雅的大堂里，找了个无人的角落，悄然坐下。正午的阳光耀耀，洒在门外那尊孔乙己铜像上，与店堂里的雕梁画栋一样，总觉与梦中不同，怕是设计者的败笔吧。

一面品着老碗中黄酒，细嚼瓷碟中的笋干茴香豆，一面就想起了多年前教过的一位加拿大学生，珍妮。她在中国文学课上朗读论文时，描述到那个匍匐在地、从破旧的大褂里掏出一枚铜子苦苦哀求的老男人，泪水盈眶。不同文化的异国女性对人物所寄予的深刻怜悯，全然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批判、嘲讽。

告别了铜像，继续搜寻。曲径通幽处，瞥见“土谷祠”“长庆寺”牌匾。一一布施了泥菩萨、胖和尚，步出小巷，日已西斜。站在古朴得令人心醉的石桥头，望着脚下流水，岸边垂柳，迟迟不舍离去。正琢磨鉴湖女侠就义的“古轩亭口”该朝哪个方向走呢，叮铃铃，迎面便驶过来一辆三轮车。

花白的短发，棕红色脸膛，憨厚的笑容，深陷的皱纹。是晚年落魄木讷呆滞的闰土？还是怀揣一线希望死里求生的华老栓？

我想多了。六斤大哥虽在下岗后蹬了多年的三轮车，过着挣一个花一个的日子，却心态乐观，风趣健谈。一路行来，边气喘吁吁地踩动脚踏板，边兴致勃勃地为我扫盲。从春秋战国说到南宋赵构，解释了“绍兴”二字的由来，接着就考问我，你可知晓何谓绍兴的“五乡”吗？不知道？好，听我来说给你吧！书乡、酒乡、桥乡、水乡、名士之乡。你们呀，只知道有鲁迅和秋瑾，我们还有王羲之、蔡元培、徐渭、徐锡麟、周恩来，很多哩！

敢问六斤大哥，可曾读过鲁迅？哈哈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，从孔乙己到阿Q正传。想问什么，只管问吧！

嗯，我想问的是，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，绍兴人有何特点？

这回沉默了片刻，才缓缓启口：文化底蕴厚的地方嘛，人就讲文明。我们绍兴人，说话做事，都讲诚信哪。

文豪故里，引车卖浆者，皆性情中人也。服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搭乌篷船去了越王台。山脚下门可罗雀，异常清静。买了票，交给树荫下的守门人。老人面孔清瘦，身材瘦削，捧一本书低头在读。

正欲拾阶而上，老人却从身后叫住了我。只见他递过来手中的书，竟是本破旧的《新华字典》。他指着翻开的页面上那个“袍”字，问道，“无性繁殖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灵芝，算是无性的吧？听我解释完，他满意地咧开嘴笑了。我看看你像个老师嘛，才来请教你哦。

山上树木葱茏，游人稀少。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处，才在小亭子里遇到一个歇脚的大妈。攀谈下，知她家住城中小巷，便聊起了久负盛名的马兰头，遗憾此行匆匆，竟无缘得见南国名菜真容。大妈闻之，慌忙起身，执意要回家，从屋檐下挖几株马兰头来，让我带回加拿大。拦阻无效，大娘摇晃着富态的腰身匆匆下山了。我怎忍离去？只有留在亭中等候。

阳光透过树叶，斑斑点点洒在山间石板路上。几个中年男男女女一路高歌，从云端落下。原来是刚退休的四川游客。听他们一曲接一曲唱罢，我拍手叫好，却不由得感佩，同胞们年富力强，便早早退休，在游山玩水中打发余生，着实浪费人才。为什么不组织起来，到边远地区扶贫呢？

歌喉婉转嘹亮赛过枝头黄莺的男高音是化工工程师。我劝他给四川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带个头，亲自带领一支壮年退休的轻骑兵，赴西藏高原扶贫，三个月或半年，轮流去。又不像“文革”年代，知青们送到农村就无人管了。如今都拿着退休工资呢，有去有回，无后顾之忧。何乐而不为？自己玩乐，的确快活，但帮助弱势群体，岂非更大满足？

话题落，几个男女唱兴皆失，遂择手道别。正在暗里检讨自家的率性鲁莽呢，山道旁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却开了腔。刚才沉浸在歌声中，未曾注意到那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他自我介绍，是来小城散心的上海人，偶然听了我一番话，颇为惊讶，因为是第一次听到，世上竟有人与他的想法一样！回到上海后，他将与教委探讨，提出可行方案。“如今的年轻人都太自私了，只知道索取和享受。要培养他们为社会付出的理念啊！”

目送他背影，我脑中蓦然浮现出几年前和儿子的一段对话来。儿子在加拿大出生，三岁才开口说话。但不管他是否听得懂，每晚睡前，我都会倚在床头给他朗读中国故事。那年开车送他去哈佛。途中，儿子忽然提到，幼年时我天天拉着他的手送他去小学，某日清晨，因修路绕道，踏出一片荒草丛生的田野时，我曾对他说过，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说过，其实地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妈妈，那个作家叫什么名字啊？

我陷入茫然。依稀记得那片开满了不知名野花的荒草地，但曾经对儿子说过的话，竟记忆全无。

日近头顶，手捧几株裹着泥土、浸着长妈妈汗水的马兰头下山。走近越王台大门前时，远远瞥见树荫下老者，仍弓着腰背，举着那本破旧的《新华字典》品读。哦，若非孔乙己转世，又能是谁？



绍兴河滨 吴冠中

把脑袋交给镰刀

□ 林那北



杖、刀、戟、大弩都气汹汹扑向他，他猝不及防，他整个队伍都猝不及防，最终溃不成军的不再是炎或黄，而是他，他成了阶下囚。

一副如山的大枷锁沉甸甸地套到他脖子上，手和脚也捆扎得严严实实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与苦痛的吗？他不甘地扭动身子，不是为了逃，而是试图表达意愿。他，九夷首领，从来战无不胜的战神，头可断血可流，身子永远都应该不羁地迎风笔直挺立。这么多年，他虽然早已习惯了胜，但负他也一定要负得顶天立地。卸掉枷锁，把脑袋直接砍去，然后就葬在这起伏连绵的山岗上，一身血肉都交给山河了，也不算有憾。

可是某一瞬他的眼眶还是忍不住闪过几星水光。香枫木制成的厚厚枷锁之上，他努力把脑袋扭过来望向南方，望向他曾祈祷和祝福尽快抵达达达城廓。逃呀，快逃出这是非之地！逃向那幽静的深山，逃向浓密的树林。生无非能有食裹腹、有衣遮体足矣，别再贪恋其他。

当初他已经一次次取胜，却又一次次野心膨胀。他收不住手，才至于此。

2017年冬天，在贵州离从江县城不过8公里左右的一个叫岜沙的古寨子里，我看到一群有异于外人的穿着打扮：女人都饰以五颜六色花卉拼接成的菱形图案衣裙，上装对襟无领无扣紧身小袖衣，袖口和衣摆装着花带，下穿蜡染百褶裙，左右两边再饰以红绿白布条，套着蜡染脚笼。如此繁复之外，更亮眼的还是项上及手腕上粗重的银项圈及银手镯。在她们绚丽的反衬下，身边的男人却意外简约，无非一身自织的无领右开衫铜扣青布衣，直统大筒裤，青布鞋，黑布鞋。但男人的骄傲来自于他们的腰间，那里挂着

旱烟袋，火药葫芦、铁沙袋及砍柴开路的砍刀。而肩头，一杆长柄火药枪则八面威风地凌空翘起。

主人说，这是目前我国唯一允许自由配枪的民族。

那天在月亮山麓的空地上，他们就穿着这样的服装跳着舞、唱着歌、吹着芦笙、敬着米酒，然后一个年轻汉子从人群中走出，坦然蹲地，另一位年长的男人则提着手握紧刀紧随而至。

时光在飞逝，在场所有人都摒住气，眼光凝固在那把闪出寒光的镰刀上。镰刀到了年轻男子的头上。镰刀一上一下地快速走动。镰刀过处密集的发落。镰刀之下精亮的头皮显现……并不是全头剃尽，而是留下头顶中央一绺长发，盘起，结为髻，骄傲地对天招摇。

这正是当年蚩尤的发型啊。蚩尤兵败逐鹿，最终身首异处之前，他的泣血祈愿与呐喊，果真传回了九夷。和着泪，他的百姓开始千里迢迢艰辛流徙，向南，向西，向西，向南，其中一支抵达岜沙。屈辱而沉默地往下活，却又竭力花团锦簇地开枝散叶，至今全寨仍有两千多人。而其中，所有长到十六岁的男子，都必须以镰刀剃头，剃出独特的蚩尤发型。

是为了铭记还是深情的怀念？一个人，可以那么从容地把自己脑袋交给一把锃亮的镰刀底下，他交出去的其实是无以名状的耿直与信任啊。

空地四周，树木以最浓烈的蓬勃团团包围而来。秋已尽，但香枫木的叶子还红火地挂在枝头。到岜沙后我不停地听当地人说到枫树：出生时，父母就替他们种下一棵；待到离开人世时，便以此树为棺，安然长眠，而埋葬的地方，亲人会再种一棵新树，以示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。那些漫山遍野的树一次次让我想起蚩尤——他在枷锁间扭动身子时，枷锁很快就起了颜色，是颈部上磨出的猩红色血，一团一团，宛若红透的枫叶。

冥冥之中，已经远去的蚩尤，可曾借助这无边的树林以及种种独特的衣着和习惯，每天不懈地对自己的后代及所有世人，殷切地告诫着什么、警示着什么？

一起，被点名分配在3号炕。塞外的秋夜风硬且凉，幸亏热饭热菜热炕头，我们才得以边聊天儿边进入了梦乡……

《向日葵》是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传世之作，今天，秦皇岛人用一株株真的向日葵在一个巨大的坡岭上“种”出了梵高的杰作。石门寨镇的东徐庄，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了，它却因一个了不起的创意而出名——用500亩葵花向大师致敬，打造出世界上第一幅大地画作“梵高的向日葵”。从观景台望去，梵高笔下那花瓶里的十五朵葵花，竟相开放在40亩的“大地画板”上，金灿灿地格外艳丽、夺目。据介绍，大地向日葵图案主要由油菜、孔雀草、四季海棠等6种植物作“颜料”，经园艺师精心设计，花农们辛勤管理，草叶四季而长，花儿朝阳盛开，终于在金秋时节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我注意到，梵高的画像和他画于1888年的名作《十五朵向日葵》的复制品，就放在观景台一隅，他们和大地向日葵共同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的膜拜。

画幅超过1万平方米的大地实景“梵高的向日葵”——多么了不起的创意！最先提出这个大胆设想的，是海港区政协委员、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吉羊教授。当葵花朵朵向阳开，景区建成且收获赞誉无数的的时候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又接下了新的重托，转身悄然离去，不留下任何痕迹。

从小火车上下来的游人们，纷纷兴奋地扑向“梵高的向日葵”，一张张笑脸掩映在向日葵的花海之中，我不禁想，万千游客中的大多数人不会知道有一位叫吉羊的老人，他们也不会问甚至没人关心创造者们曾付出过怎样的艰辛。

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问与不问，山田花海就在那里了。

去海港看山田花海

□ 李培禹



▲大地画作“梵高的向日葵” 曹建雄摄

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接到第六届海子诗歌艺术节的邀请，我来到秦皇岛市所属的海港区。住进酒店，凭栏即可望见蔚蓝的大海，推窗便听见潮起潮落的涛声。诗人海子是安徽人，却把他的诗歌写作和生命的终点，选择在了秦皇岛。海港为纪念这位年轻的异乡诗人，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诗歌艺术节。想想，我便有点感动——海港，诗与远方的寄托地！

翌日清晨，旭日跃出了海面。我们一行向面朝大海、由谢冕先生题字的海子纪念馆献上了一束束鲜花。仪式后，登上大巴。原以为我们的行程会与海港为伴，不想，大客车却载着我们离海而去，一路向北、向东、再向北，海岸线已远离视线……

向海的挥手告别有点失落，没成想，一个全新的惊喜在等待着作家和诗人们——那就是山田花海！

山海相连，凭的是一列小火车。火车头还是铁道游击队时的样子，车身却是喜盈盈的紫色，阳光亮闪闪的，煞是好看。铁轨原来是已经废弃的一段旧铁路，海港人用智慧和汗水，把它重新铺就，以金梦海湾为起点，一直通达于古长城脚下的板厂峪。板厂峪的长城地处燕山山脉南缘，地势险要，是由明早期、晚期长城和北齐长城三部分组成，绵延约18公里，现